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三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三

起旃蒙協洽盡著  
雍掩茂凡四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一年春正月癸亥大祀南郊 癸酉上以哈密失國人民無統敕哈商權主國事竝給以衣糧穀種

是月晉大學士彭時少保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

楊文琳按察使王琳以下凡一千八十一員 二月甲

申禁酷刑時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敕法司禁約除人命奸

盜死罪外其餘止用鞭朴違者風憲官論治報可時洪謨又以士風澆漓請復洪武中舊規上納其言命禮部榜諭國子監崇信伯費淮怠不就學洪謨劾之詔奪冠服以儒巾赴監讀書竝停其歲祿之半學政肅然 是月閉河南宜陽等縣銀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鏗請開河南銀礦以備邊用有司勘報礦脉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事遂寢至是戶部尚書楊鼎以邊儲缺用復請開煎下所司勘報如前詔仍封閉 進王越左都御史

兼提督十二團營越既還詔陝西巡撫馬文升節制陝

西等處軍務

及異據明史本紀及王越傳越以十年總制三邊軍務而職官志則以三邊總制設

于宏治十年火歸入寇之時證之本紀則王越再起時也參攷前後設三邊總制實始于成化十年因王越被劾辭疾請還因而中止故此三編質實云三邊設總制自此始越還朝卽罷不設據此則始設總制越固未嘗任而越之實任則在宏治十年故職官志據而言焉惟越既還朝則總制已不復設而明史馬文升傳則云成化十一年春代越總制三邊似三邊又未嘗罷且文升代越正與越還朝進左都御史同時所以然者當越自七年辭大同巡撫加總督軍務專辦西事是時三邊已歸越節制特未授總制專銜耳卽馬文升代之越亦是如此直至宏治十年始有實授職官志所記本不誤也又據志言始設時稱提督軍務後嘉靖間改爲總制後又避制字改爲總督云云是則總制之名亦非始設之稱史家所記語多淆混證之兪州史料亦但云文升節制三邊軍務此與七年王越之總督軍務皆專辦西事非實授之官明矣今于文升代越下刪去傳中總制語仍以節制陝西

三月壬子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辛未少保大學士彭時卒時上怠于政時與萬安

同在閣而安內結中官戚畹大臣希得進見時頗懷隱憂每上言時政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乞放還不許至是疾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念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倦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是春釋嘉策凌寇大同叅將李鎬等擊敗之夏四月乙酉以吏部侍郎劉珣禮部侍郎劉吉竝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珣先以舊官僚進官直經筵日講反復開陳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爲講官第

一上亦愛重之入閣後嘗呼東劉先生珙性疎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壬辰乾清宮門災乙未以灾告于奉先殿譴躬自責時工部以重建請採木川湖學士商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 己亥錄囚 是月宋元通鑑綱目成諸總裁纂修官皆陞賞有差兵部尙書商輅晉兼文淵閣大學士 五月丁卯始召見皇子于西內上自悼恭太子薨恒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上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卽死萬歲當爲皇子主于時太監懷恩侍叩首曰敏言是皇子潛育于西府今已六

歲矣匿不敢聞上大喜卽日幸西內遣使至安樂堂迎皇子使至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卽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時猶未剪胎髮髮披地走投上懷上真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亟走內閣道其事閣臣皆大喜懷恩傳上意欲宣示外廷大學士商輅曰宜降敕禮部以定名爲詞于是廷臣相率入賀上卽命皇子出見于文華門越日冊封紀氏淑妃留皇子于宮中妃仍居西內未幾禮部奏上皇子名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商輅等皇子侍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

引領望久矣當卽立爲太子安中外心上領之

疏愚明史本紀

但于是年冬十一月書立皇太子而召見西內事不具三編系之五月明書書于是月丁卯蓋十九日也冊封

紀氏据明史后妃傳在皇子見之明日今据之 癸酉免湖廣被災秋糧又以

水灾免南直隸鎮江福建漳州等府秋糧七萬五千餘

石疏愚明史本紀但于是月書免湖廣被災秋糧憲章錄免鎮江漳州等府而巡撫廣明善則云免武昌鎮

江漳州等府今並書之 六月乙巳淑妃紀氏薨先是妃居西內

大學士商輅恐有它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

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

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

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于是妃遂移



居永壽宮數召見至是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

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薨又請制

衰服行禮上皆從之謚曰恭恪莊僖

陔異明史后妃傳妃居永壽宮萬貴

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給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張敏亦吞金死三編質實謂與商格傳所載互殊蓋傳聞之異也今從輅傳三編目中據實錄書是月乙巳紀聞言是月二十八日卽乙巳也今

據

秋七月朶顏三衛以們都爾暴強侵掠皆走避塞

下致饑困初國家設遼東馬市一城東一廣甯皆以待

三衛正統間以其部衆屢叛罷之至是三衛請復開馬

市不許

陔異明史本紀不載朶顏傳言馬市開于成化十四年前此再四請不許正此時也明書憲章

錄皆系之是年七月三編則統記于十四年目中今分書之

八月辛巳浚通惠河

先是漕運總兵楊茂言目張家灣舍舟車輓至都下雇  
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尙存修脯瀕  
水用小舟剝運爲便下戶部遣尙書楊鼎侍郎喬毅相  
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官牆外舟  
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  
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閉分水青龍牐  
引諸泉水從高粱河分其半出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  
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牐河隨旱澇啟閉則糧  
艘可近倉甚便上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  
江伯陳銳等督漕卒七千人疏浚 丁亥們都爾釋嘉

策凌遣其使通阿等

舊作楠哈

來朝貢馬朝廷燕賚甚厚仍

以綵緞酬其馬直通阿等九十二人皆授官有差予冠

帶時釋嘉策凌等以紅鹽池受劄復謀通貢策凌自爲

太師殺博勒呼

舊譯見前卷

并其衆益專恣別部托羅該

舊作

脫羅干

伊斯瑪音

舊作亦思馬因

謀殺之尋們都爾亦死諸強酋

相繼畧盡邊人稍得息肩是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

死者無算詔遣使祭其山川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癸丑立皇子祐樞爲皇太子大赦天下時

皇太后居仁壽宮語上曰以兒付我遂居仁壽一日貴

妃召太子食太后諭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賜食

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  
它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是月總督兩廣都御史吳  
琛卒廷議以巡撫甘肅朱英前在廣東有威信詔以英  
總督兩廣代琛兩廣自韓雍大征諸蠻將帥喜邀功利  
俘掠名爲鵬勦英至鎮以甯靜于是馬平陽朔蒼梧諸  
縣蠻望風欵附又招降荔浦賊李公主之衆數萬爲置  
永安州處之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上  
甚嘉之初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恢廓自奉賒遺過侈  
有司供億公私耗竭及琛代雍務爲廉謹至英益持清  
節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 十二月戊子復郕王

帝號上尊謚曰恭定景皇帝初訓導高瑤上書請復廊  
王帝號以黎渚議中寢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請之至是  
上思瑤等言命閣臣議復廊王位號商輅極言王有社  
稷功贊成之遂下詔曰朕叔廊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  
讒構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  
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篤念親親用成先志廊王  
帝號一仍其舊竝加尊謚仍令有司修飾陵寢 丁酉  
申自宮之禁時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謫戍復  
逃至京師倖圖進用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申前  
禁攷異憲章錄系之十年 是冬祈雪 是歲湖廣苗

今據明史本紀改入

是冬祈雪

是歲湖廣苗

復犯武岡靖州湖湘大震一雲南填守中官錢能私通

安南于是安南黎灝請改道由雲南入貢不許

安國安南事見

十二年其請改貢道據舛州中官考系之是年爲明年王恕巡撫雲南張本

浙江叅議張

敷華平景甯礦盜禽其魁十二人餘悉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陰霾蔽日地震有聲南京科

道官上疏言弭災之策乞進君子以正朝廷擇將帥以

備邊鄙設法制以弭盜賊竝乞飭天下填巡官及三司

郡縣省刑薄歛拯饑緝盜毋妄興土木毋因公科擾詔

下所司議行

國圖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但書地震三

憲章錄言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陰

戊午大祀南郊

雍蔽日地震有聲疏請修省今據之

是月釋嘉策凌寇宣府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甲午以南京災異勅羣臣修省 三月壬子減內府供用物 壬戌湖廣總兵官李震大破靖州叛苗平之震與巡撫劉敷等會兵分五道進破六百二十餘砦俘斬八千五百餘人都指揮彭倫率右哨兵破其山上之賊賊遁倫渡邛水江直搗其巢乘勝攻白崖塘崖高萬仞下臨深淵稱絕險倫掩其不意得路夜登賊倉皇潰追斬二千餘級遂夷其砦 是春晉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尙書萬安戶部尙書 夏四月御史薛爲學等上言鹵寇縱橫又將大舉入寇恐倉卒之間難于制敵況今災異

屢見南京地震陰隲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于城中有聲大氏皆兵象也乞敕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待患至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詔下所司議之 五月庚申錄囚 丁卯荆襄流民復亂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初項忠旣平荆襄凡流民已附籍者給復三年未附籍者逐歸其鄉而占籍旣久散者復聚忠雖陳善後十事不過增設營堡多置巡司以厲入山之禁不數年禁漸弛黨亦漸衆朝廷以爲憂祭酒周洪謨因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廬松



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陝西雍州之民  
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荊州  
南雍州遂治襄陽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氓可實  
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善其說聞于上上是之乃有是  
命傑旣至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  
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  
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民皆大悅  
六月通惠河成 趙王見潛有罪見潛高燧之曾孫也  
累世失德至見潛尤甚屢賊殺人又嘗乘醉欲殺其叔  
父事聞詔奪祿米三之二去冠服戴民巾使讀書書禮

以冀後悔

攷異事見諸王傳在成化十一年明書系之是年六月今據之

秋七月癸

卯皇次子生宸妃邵氏出也

庚戌京師黑晝見時民

間傳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人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是日上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始定乙丑上躬禱天地于禁中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忠言不聞仁政不施自責大學士商輅疏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冤獄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上優詔褒納戊辰遣使錄天下囚

攷異黑青之見明史本紀系之七月庚戌證之五行志及二申錄皆同明史稿

系之乙丑者下詔自責之日牽連並記也庚戌省見乙丑躬禱戊辰錄囚明史分書皆本之實錄今悉據之

八月改王恕爲右都御史巡撫雲南治錢能之獄也

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能既通安南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詭言安南捕盜兵入境上卽命景賚敕戒約之而景徑自雲南往能因遣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纁蟒衣珍奇諸物灝遣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給先行白守關者揚言安南寇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守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干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大學士商輅以雲南僻遠中官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

者巡撫填墜之乃以命恕一上欲建玉皇閣于宮北命

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

祀歲一舉行今皇上又欲別建閣祀玉皇無非欲爲母

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實有未協昔傳說之

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況

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

乃別立玉皇之祠祀竝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

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伏望停止竝將內

廷一應齋醮悉令報罷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嘉納之命拆其祠祭器等件悉送庫儲

致異建玉皇閣事見明史

商輅傳意章錄系之是年八月所載尤詳今據增

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

東軍務巡撫陳鉞貪而狡將士小過輒罰馬馬價騰湧

文升上邊計十五事因請禁之鉞由是嗾文升未幾仍

救還部

致墨事見明史本傳在是年八月諸書所載同今據之

甘州守臣上言

哈密王母已死城印俱存土爾番請俟朝廷往諭即獻

還上方却其貢使至是復許之時大臣專務姑息致外

番益無顧忌云

致墨諸書或系之是年或系之明年證之明史外國傳書十二年八月今據之

九月辛丑朔始令太監汪直刺事直故大藤峽猺種

也初給事萬貴妃宮爲人便黠遷御馬監太監會黑嘗

見宮中有妖人李子龍者本侯姓名得權易州人少爲

僧行脚河南遇道士授以符術遂蓄髮變姓名先是有

陝西民李氏產子子龍有異徵得權因冒之往來真定

間迤邐至京師主軍匠楊道仙家夤緣中官鮑石潛入

大內石黨羣寒等敬信皆北面禮子龍爲上師尋錦衣

校偵其謀不軌白中官黃賜上熒寒自殺子龍及石等

伏誅于是上益惡之銳欲知外事因命直易服將校尉

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也既選明史本紀不載但于十三年正月書置西

廠汪直提督官校刺事事三編則于是年九月書汪直

刺事明年正月書置西廠編年之例分書之是也蓋李

子龍之獄發于是年黑青見後因有汪直刺事之命明

年以直刺事有驗始置西廠命領之故諸書皆系誅子

龍于是年九月据其刺事之始爲明年置西廠張本也

今從三編又憲章錄記汪直領西廠事云去歲九月因

黑告之異侯得權之誅始命直出外調察據此則直刺事確在是年九月子龍伏誅之後三編蓋據實錄也明書系之辛丑爲九月朔日今從之

庚申湖廣總兵官李震以平靖州

苗功封興甯伯時趙輔劉聚皆先後以功封侯伯論者多訾議之惟震以功高無異言冬十月辛巳京師地

震 丙戌太白晝見

十一月癸亥南京大雷雨

明史

五行志書是月癸亥三編目中亦云是月二十三日癸亥也是月辛丑朔

是月巡撫四川

右副都御史張瓚討播州灣溪苗破之瓚以十年冬巡

撫四川會播州致仕之宣慰使楊輝言所屬天壩干地

灣溪諸寨及重安長官司爲生苗竊據請王師進討詔

瓚諭還侵地不服則征之時輝子愛年幼仍起輝暫理

軍事詔瓚親至播州征調機宜悉聽裁處至是瓚督諸軍及輝攻破諸苗凡平山寨十六斬首四百九十六級撫男婦九千八百餘口請設安甯宣撫司灣溪隸焉事

聞賜敕獎勞

國圖平灣溪事見明史瓚傳及四川土司傳今參書之惟瓚傳言十二年七月命瓚

兼督松茂安綿建昌軍務似平灣溪苗又在其前蓋苗始叛在十年之冬平則當在十一二年間土司傳系之十二年與本紀合若是年七月兼督之命則灣溪之捷尙未報至也諸書皆不載今據本紀年月

二月壬午陝西蘭州地震

國圖此據三編本之實錄在是月壬午統系之十月地震

目中今

己丑始開設鄖陽府治原傑旣受撫治之命

乃相度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至猝有盜



賊遙制爲難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並置湖廣  
行都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溪析鄖置鄖西析漢  
中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  
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制  
既定薦知鄖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縣皆擇鄰境良吏  
爲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以功進右都御史傑數敷歷  
于外旣居內臺不欲外出荆襄之命非其意也事竣請  
還朝旣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御史吳  
道宏自代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國朝原傑撫治鄖  
陽之命在是年五  
月開設鄖陽府及行都司在十二月證之明史地理志  
鄖陽府下分隸各縣皆書成化十二年十二月置其治

革固可致也。憲章錄系之。是年七月，據其經營之始，猶爲近之。若紀聞及明書書于。是年之正月，是時保尙未受撫治之命，亦非牽連記事。是月，以巡撫延綏余子之體，今據明史紀志分書之。

俊移撫陝西。先是，子俊知西安府，興修水利，鑿渠引河西水灌田，民賴其利行之既久，水溢無所洩，至是復于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于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廨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于是邊境乂然，民以不擾。

十三年春正月丙午，以水災免浙江稅糧四十一萬有

奇 庚戌大祀南郊 己巳置西廡初永樂中設東廡

令宦官刺事權勢與錦衣衛均至是別設西廡刺事以

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廡勢遠出衛上自是大獄屢

興 是月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初洪武四年定祀

孔子禮籩豆以十舞以六侑前年秋祭酒周洪謨請備

天子之制章下禮部尚書鄒幹駁寢之洪謨再疏爭言

孔子像以冕旒十二既用天子之禮而侑舞乃諸侯之

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如前所

請增籩豆爲十二舞爲八侑庶禮樂相稱足章尊崇之

典從之乃命大學士商輅以增定禮制告孔子廟學士

王獻告于闕里 二月甲戌安慶大雪雷電間作應天  
巡撫牟倬言雷者陽氣之發雪者陰氣之凝十一月一

陽初復而震雷早發已乖二氣之常二月四陽既盛而  
恒雪不已雷電復作陰陽襍糅尤天變之大者乞修人

事以弭之上從其奏乃下詔求直言

致異事見明史五行志牟倬所奏本

傳不具三編據實錄采入去年十一月日甲午浙江

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 是月汪直以刺事籍建甯指

揮同知楊總總少師榮曾孫也坐與其父泰殺人爲仇

家所訐詎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戶高崇往勘而總  
亡入京師因其姊婚禮部主事董序求計于中官韋瑛

瑛素無賴子鬻于宦官韋姓爲家人冒延綏功授百戶方欲從直刺事無絲也乃諾勰爲營解傾取其貲而潛報直謂勰父子殺人懼罪輦金鉅萬匿序所將賄諸用事者以緩其獄直信之卽遣人捕勰序顧勰貲已盡于瑛大索序家無所得因考訊勰琶之三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皆寸解勰不勝琵琶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瑛遂夜率邏卒突入仕偉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子翰林侍講陳音與仕偉比屋居聞其聲甚楚乘墉大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邏卒應曰爾何人不畏西廠音厲聲曰找翰林陳音也瑛尋繫仕

偉去而應奎崇勘獄猶未報直奏其受泰賂與泰竝械  
至京獄具總瘕死獄中泰坐棄市籍其家時崇亦死于  
獄乃論應奎遣戍仕偉序竝謫官直既發總事頗誣左  
右大臣多得總賄上隱不發然愈謂直可倚任而瑛亦  
以此結直直遂倚瑛如左右手氣燄薰灼凡西廠逮捕  
朝臣初不俟奏請下至民間門詈雞狗瑣事輒寘重法  
中外騷然攷異明史本紀不具事見宦官傳蓋直方見  
倚任之始傳及三編皆系之武清等下獄之  
前憲章錄法傳錄明書及紀事本末皆書于是年之二  
月今據之楊總明史楊榮傳作業宦官傳作畢法傳錄  
作畢業與畢以形似而誤惟三編作總蓋本之實錄疑  
卽據奏報之文今從之董序序諸書皆作瑛又其官爲  
中書非主事今皆據三編書之惟質  
實以楊總爲榮之孫蓋脫去曾字也

閏月辛酉免山

東被災稅糧凡四十一萬有奇 三月戊子免河南被災稅糧凡三十九萬有奇 是月諭法司慎勘妖言獄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爲贖書誘愚民而後捕之冤死相屬廷臣莫敢言有通判曹鼎知縣薛方者甯晉人也會罷閒家居廠校誣其邑人王鳳與瞽者康文秀受妖書株連及之發卒圍其家拷掠誣伏旣論死鼎方兩家人數聲寃下法司覆驗獄果妄而分守懷來中官廖禮復興妖人趙大獄所收繫甚衆巡撫殷謙等具奏如禮言獄成命官按之亦妄于是左都御史李賓奏請今後妄報妖言者坐斬上但下詔責禮等諭法司

慎鞠毋或瞻徇以虐非辜而西廠之刺捕者如故

攷異三編

系此事于三月云上悟其誣始下詔責禮等云云證之憲章錄云都察院奏擬安報妖言坐斬紀事本末以爲李賓時賓正若忘職後坐商輅黨致仕去正以此也今據書之

夏四月戊戌甘肅地

裂又震有聲甯夏大震榆林涼州及山東沂州之郟城

滕費嶧等縣同日俱震 癸丑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

事還至通州厥校謂其有所齎載不俟奏執而繫之獄

尋訊鞠無驗釋之竟不以聞 丁巳汪直令韋瑛執太

醫院院判蔣宗武下之獄以通政使方賢及之也瑛以

索院中藥不得遂竝執宗武 庚申禮部郎中樂章行

人張廷綱及浙江布政使劉福俱下西廠獄章廷綱同



使安南還厥校執之鞠其受餽遺有跡奏聞詔冠帶閒  
住福先已擢副都御史以母憂去尋坐爲浙江布政時  
督造戰船不如法當鑄一級服除命以三品官外補有  
搆之于直者遂執繫厥獄旋以鞠無實釋之改授陝西  
按察使 是月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加太子少  
保劉珝晉吏部尙書劉吉晉禮部尙書 召原傑爲南  
京兵部尙書時傑在鄖陽屢請還朝遂有是命傑以疾  
疏辭不許遂卒于南陽年六十一 鄭襄民爲立祠詔贈  
太子太保謚襄毅 致異明史原傑傳言傑薦吳道宏自  
代遂請還憲章錄召爲南京兵尙系  
之是年四月 五月甲戌執左通政方賢下西廠獄時  
今揭書之

賢掌太醫院事韋瑛以索藥不與遣人恣檢其家得片腦沈香以爲盜之官庫且藏有御墨及龍鳳龔器俱以違法論尋謫戍遼東

戍者無日其方賢下獄明史本紀繫之四月

月甲戌蓋先後之次第也今四月干支皆據明史稱書之三編統系之正月置西殿月中其諸人下獄之本末悉據明寶錄所載詳著于質實中證之憲章錄紀事本末皆同有繫獄而後奏聞者有旋執旋釋竟不以聞者史謂逮捕朝臣不俟奏請即指

丙子罷西殿時汪直

武清等也今據三編分書之

韋瑛用事官校勢日橫大學士商輅憂之因率同官條直十二罪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顛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

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遂杲刺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  
事人心疑畏士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塗庶民不  
安于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上得疏愠曰用  
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等傳旨  
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  
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  
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  
捕諸近侍在上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  
輅等同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詞意慷慨懷恩  
等以實覆奏傳旨慰勞會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

之上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人  
心大悅然諸人奏皆留中上意猶未釋也時蔣宗武尙

繫獄中聞罷西廠竟衣囚服反其家

依異事見明史商輅傳惟傳言同時

萬安劉珏劉吉亦俱對引義慷慨輅因有諸公皆爲國  
如此輅復何憂之語按萬安劉吉中官之黨富輅在闕  
正言不得不相與附和若謂引義慷慨在劉珏或有之  
而妄吉未必敢也此蓋劉吉後修實錄之飾詞故三編  
日中雖據明史輅傳而刪却  
三人同對語最爲得之矣是月太監懷恩傳內旨

令錦衣副千戶吳綬同在鎮撫司問刑綬貌陋而心險

頗通文移善詞翰時上雖革西廠猶密召汪直伺外間

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軍卒以綬能寫本通

行移報之于直直召至擬三批荅封進稱旨遂有是命

初綬從項忠征荆襄以罪被劾銜之至是忠劾直竄任綬爲腹心相與伺之急忠不自安乞疾歸未行而東廠校之獄起六月甲辰罷兵部尙書項忠爲民方忠之倡九卿劾直也旣具草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尙書署名璧夔之子也時尹旻爲吏部尙書璧先詣旻而旻素交驩直因言奏出項尙書兵部宜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旻旣署名卽馳報直直遂與吳綬謀嗾東廠校誣忠以劉江事劉江者金吾左衛都指揮也注選爲江西都司巡按御史以其未諳軍政檄使領操而更令僉事掌都司印江不勝忿疏其事以

請事下兵部言江安奏當罪而上方以都指揮例得掌  
印直江而責兵部阿御史言一時東廠官校受直指忽  
騰蜚語謂江選都司非例乃黃綠中官黃賜屬兵部得  
之賜故與陳祖生爲司禮監直忤其位在已上不相能  
商輅之劾直直疑出賜祖生意二人皆閩產直譖其爲  
鄉人楊勲報復出之南京意猶未慊因構江事誣忠且  
以傾賜給事中郭鏗等遂上章劾忠詞連興武伯李震  
交通忠狀震初佐忠平荆襄賊亦殺所惡也詔竝下法  
司會錦衣衛廷鞫忠忠抗辯不少屈衆雖知忠枉而重  
違直意會殺擢錦衣問刑官遂周內其獄忠旣罷江論

遣戍壁亦坐牽引與震等謫有差 庚戌復設西廠時  
上雖罷西廠而任直如故有御史戴縉者性險躁干進  
以九年秩滿不遷至是探知上意乃假災異上疏言近  
歲以來災異屢臻敕諭廷臣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退  
何不肖亦未聞羣臣祛何穉政效何嘉猷獨有太監汪  
直緝捕楊勰等之奸惡懲治高崇王應奎之臧貪凡所  
摘發允協公論足以警衆服人特其部下官校韋瑛輩  
行事或涉張皇爲大臣奏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務俾  
宿弊盡革然後天意可回也縉初爲此奏以屬所善吳  
綬示直草直得之大喜爲言于上疏入遂復開西廠直

之權勢愈熾云

三編發明曰明自宦官王振亂政御史李鐸以遇振不跪謫戍鐵嶺衛于是言官之氣始懾于宦官然未嘗顯與宦官比也前七年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以疾將召還巡按御史郭陽譽能剛果有爲乞留鎮守爲士論所鄙然猶不至傾朝士以悅宦官也戴縉險躁干進諭諭訛訛頌西廠之功而揚其燄且以傾直所不悅者嗣後宦官用事遂多與言官相表裏馴至末流崔呈秀倪文煥之徒皆甘心効逆閹鷹犬毒痛海內以速明祚之亡而作備實自縉始縉罪可勝誅哉



壬子京師雨錢 丁巳大學士商輅請致仕許之輅奏  
罷西廠汪直譖其嘗納指揮楊勳賄欲脫其罪輅不自  
安會戴縉復頌直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  
賜救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

秋七月辛未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考察其屬舊制諸  
司官屬考察俱由吏部都察院會覈至是以翰林職居  
清要聽其長自覈奏聞取隱事見憲章錄明書而明書  
系之是年七月辛未今從之

是月召陝西巡撫余子俊爲兵部尙書南京右都御  
史林聰爲刑部尙書汪直治楊勳之獄謗諸大臣受賄  
自商輅外竝及刑部尙書董方都御史李賓等上頗信

之及戴縉上書竝乞令兩京大臣自陳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是方賓皆致仕去一時如署尙書薛遠及侍郎睭昭程萬里等以次陳免者凡數十人而縉以媚直尋擢尙寶少卿 八月壬戌錦衣官校執通政使張文質下獄時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文質遂執送錦衣衛獄上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上始知而釋之詔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三月及異明史三編皆書工部尙書而三編目中又書兵部疑兵字誤也然是時王復任工尙文質則以通政司兼署故目中有左通政請印之語今仍書其本官刪去工部尙書字 是月以應天之淮安揚州

徐州鳳陽及山東兗州水災分遣刑部郎中張文兵部

郎中張謹等五人馳往發倉粟振之竝賜文等敕所在

有司貪酷者許請逮治

攷墨振應天等府明紀系是年之末三編據實錄在九月其分

遣之官署實言文之兖州謹之淮安揚州則戶部郎中谷琰徐州則吏部員外國黍鳳陽則戶部郎中李炳

然皆據實錄中所載也附記之

免江西福建被災秋糧 九月甲戌

京師夜地震者凡三

攷異見明史五行志三編書于月中云月之十日甲戌夜按是月乙

丑朔甲戌正月初十日也

甲申吉王見浚之國長沙 是月王恕

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先是恕巡撫雲南

盡廉得填守太監錢能私通安南及諸不法狀遣騎捕

詐稱安南寇至之郭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

當死詔遣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能又以其間驛進黃

鸚鵡恕請禁絕會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甄希賢劾奏能  
索守礦千戶三人賄意不滿以巨挺杖千戶至死者一  
人下都察院而王越畏能勢獨緩其獄及蕃自雲南勘  
還奏恕所劾能遣郭景以玉帶蟒衣私通安南及遣盧  
安蘇本等通于崖孟密等事皆實都察院請逮能等至  
京治罪上特宥能但降敕切責罪其下九人恕因再疏  
言昔交趾以填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  
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微能大懼急賂貴近請召  
恕還而是時商輅項忠諸正人方以忤汪直罷遂有是  
命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令疏

凡二十上直聲震天下

致異 據明史王恕傳恕在雲南九月計恕以去年秋奉巡撫雲

南之命當以歲底至滇而中間勘能之疏屢上皆在是年九月改南之前故弇州中官致遣潘蕃往勘及甄希賢劾奏能杖殺千戶事俱記是年之秋又傳言在商輅項忠忤汪直罷後正是時也今彙記其巡撫雲南以後事統系之

九月下

冬十月戊申以土爾番久據哈密乃命邊

臣築城于苦峪谷移哈密衛治之仍給以土田牛種

是月余子俊還掌兵部事

致異 明史年表子俊任兵尚以七月召十月任憲章錄記

子俊自陝西還于是月與明史合今從之

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

格俾中外有所遵守

十一月辛未冬至杭州大雷雨

虹見巡按御史侶鍾言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

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

交作虹蜺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下禮部移文三司

及撫按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土馬

亥異見明史五行志  
憲章錄二巾錄皆系

之是月雷雨下有虹見二字證  
之侶鍾奏疏是也今据增入

戊寅湖廣荆門州大

雷電雨雪 是月張瓚討四川松潘衛叛苗瓚旣平播

州苗會松茂番寇邊乃以去年七月命兼督松茂安綿

建昌軍務瓚至軍審度形勢改大壩舊設副使于安綿

而令副總兵堯咳軍松潘叅將孫嵩軍威疊爲夾攻計

乘間修河西舊路作浮梁治月城避偏橋棧道軍獲安

行轉餉無阻 十二月丁巳免南畿蘇松常鎮四府水

災夏稅凡五十萬有奇 是月進王越兵部尙書先是

項忠之罷越自謂當遷而廷議推余子俊爲兵部尙書  
越彌不平請解領團營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爲故  
尙書白圭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酬之子  
俊亦言越賞不酬功而越方結汪直有內援遂有是命  
初內閣之論罷西廠也越遇大學士劉吉劉珣于朝顯  
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不能  
去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何亦  
爲此珣曰吾輩所言非爲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  
卿大夫何爲越不能對致異史所載劉珣多貶語蓋本  
憲宗實錄如謂折正越者乃劉  
吉而珣默然弇州攷誤力辨之今明史已刪之矣越素  
蓋實錄出自劉吉所修多不足信今據明史本傳

以才自喜不修小節爲朝議所齒至是乃破名檢與羣  
小關通因奸人韋瑛自結于直而同時有陳鉞者亦以  
貢緣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是冬南京填守太  
監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騷擾州縣行至武城  
典史詰之力朋怒擊折其齒射殺一人會汪直刺事廉  
得之以聞明年逮力朋下獄論斬竟以倖免而上益謂  
直不私可倚任云攷異力朋進貢事紀聞系于是年之  
冬弇州中官攷書於十四年而三編  
善于復設西廠目中亦以力朋事在明年蓋  
明年始逮治也今仍據紀聞系之是年冬是歲擢  
陝西參政秦紘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紘至劾鎮國  
將軍奇澗等罪奇澗父慶城王鍾鎰爲奏辯且誣紘上



重違王意，逮絃下法司治事，皆無驗而內官尙享籍。絃家以所得敝衣數事奏上，嘆曰：「絃貧一至此，耶賜鈔萬貫，旌之。」于是奪奇澗等三人爵，王亦削祿三之一。未幾復改絃撫河南。以太僕少卿李綱爲右僉都御史，轉左出督漕運，與平江伯陳鏡共事。綱以進士授御史，歷按南畿、浙江，劾去浙江臧吏至四百餘人。時目爲鐵御史。督運踰年卒，銳見笥中惟敝衣，揮淚曰：「君子也。」爲具棺，歛聞其清節于朝，特詔賜祭葬，不爲令綱清剛似李侃，竝爲時所重云。

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祀南郊。己卯，襄王瞻、堦薨。王

自四年來朝歸六年又召以老辭歲時存問禮遇之隆諸藩所未有謚曰獻是月吏部考察朝覲官奏免二千十六員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啟預焉時論惜之

攷異事見明書而憲章錄所記尤詳惟劉鈺據明史劉球傳係雲南按察使今仍據憲章錄書

之 二月戊申皇太子出閣講學上命太常少卿三獻

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閣臣萬安劉翊劉吉董督之時有老宦官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上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聞吉入口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是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

系之是月日  
分据明書

三編

御批曰太子出閣就學豫教所當慎重覃吉卽老成舊  
閣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  
備宮僚以資啟迪乃委之寺人竇爲非體幸而吉尙  
謹愿不致貽累蒙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  
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華保護史家不知履  
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是月改萬安吏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劉羽劉吉加  
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尙書尹旻楊鼎鄒幹皆加

太子少保 三月甲子朔皇太子冠禮部請每月朔望

文武百官奉天殿朝參後皆赴文華殿謁太子制曰可

戊辰免浙江被災秋糧 己卯賜曾彥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辛巳罷四川烏撒衛銀場 丙戌復開遼

東馬市初朶顏等三衛以饑困再四請復開馬市皆不

許至是陳鉞巡撫遼東復爲之請乃許之時們都爾已

死伊斯瑪音主兵柄三衛復數爲所窘而通事劉海姚

安肆侵牟三衛怨之不復來市及鉞內召始請治二人

罪令叅將布政司官一人監市毋有所侵尅于是通市

如故國書陳鉞請治通事罪事見三編鉞以 丁亥以

浙江饑罷採辦花木之役 是月福建上杭盜起初天  
順中巡按御史伍驥平上杭盜搗其巢亂乃定至是有  
曾宗鄧嵩等復聚眾屯結出掠敕鎮守中官盧勝巡按  
戴用督捕之而勢益熾時前僉都御史高明方服闋特  
起爲福建巡撫任以討賊明至汀州卽督兵入山不數  
月盜皆以次禽縛誅首惡三十六人餘減死遣戍析其  
地置永定縣由是上杭無盜患 夏四月丁酉免南畿  
山東被災秋糧尋以襄陽江溢壞城郭竝免之 是月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上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  
以監生序補乞諭吏部取科目出身者選授之部臣覆

稱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以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且歲貢久在太學固難以科目拘今後但嚴加考覈仍循舊制爲便報可 五月以戴縉爲右僉都御史縉既擢尙寶少卿意猶未慊汪直復力薦之遂有是命于時御史王億等競效縉尤相率媚直謂西廠摘伏發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爲萬世法傳之四方無賢愚皆唾罵之羣指縉爲罪首而縉驟躋顯秩甘爲鷹犬而不辭臺中紀綱爲之掃地

附圖諸書但載縉請復西廠事

惟明書于上年六月庚戌書戴縉王億二人明史紀事本末亦並及之證之三編則王億所奏蓋慕縉之遷擢而效之未必同在一月事也三編記王億事于戴縉推僉都御史目中今從之

汪直奏武舉

設科鄉會殿試如文科例時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  
綬爲撰草奏上上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  
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卒行之 六月庚子歲星

太白同晝見

癸卯命汪直行遼東邊先是巡撫遼東

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

兩國鉞掩殺冒功據明史馬文

升傳在十四年春三編目中則云前年冬蓋掩殺在前  
被劾在後三編本之實錄今類記之系以先是云云

上令司禮監懷恩等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

撫以沮直行文升疾應曰然思入白上卽命文升往直

不悅欲令私人王英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至鎮宣壘

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垂定直思攘其功固請于上挾

英俱往日馳數百里箠守令遠近驛騷鉞聞之懼先遣人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又盛供帳娛直賂其左右皆爭稱鉞賢直大喜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于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悅而鉞與文升素不合日夜譖之直于是直必欲傾文升矣 是月四川巡撫張瓚自率兵攻白草壩西坡禪定數大砦斬獲無算徇茂州疊溪所過降附又討平白草壩餘寇先後破滅五十二砦殲其魁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欵諸番悉平留兵戍要害增置墩堡乃班師上嘉其功徵拜戶部



左侍郎以請終制辭許之

國璣平松潘疊溪叛苗明史本紀書于十三年十一月

之下明史稿則書于是年四月證之明史張璣傳亦書十四年蓋璣以十二年七月兼督松茂軍務闕兩年而後平故奏報之先後互異三編書于是年六月今從之

秋七月丁丑京畿山東

大水分遣郎中林孟喬劉道員外郎袁江王臣往勘災

振之 是月江西人楊福以偽稱汪直伏罪福嘗爲崇

府內使隨入京既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直

福乃冒直名而所識者亦冒充校尉自蕪湖乘傳食廩

歷蘇常由杭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中官亦屏息奉命

威福大張既抵福州爲填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律

時直勢震天下故小人乘之以擾害人大率類此

國璣

州中官致系之成化十四年憲章錄紀  
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七月今據增

八月癸巳遣

南京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時江西亦大水上以各路灾傷詔廷臣條卹民事宜于是科道應詔言近歲工匠以斧斤微勞濫膺祿秩旗校以捕獲妖言輒得遷官前雖赦法司慎鞫斯獄而緝捕希求陞職其中豈無誣枉刑賞過中灾祲或亦由此疏入下所司議之 戊戌

早朝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成列衛士爭

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國史明史本紀不載事見五行志明史稿書作戊申然按

之志及憲章錄二申野錄皆作戊戌疑稿中誤戊爲申也今據明史志 庚戌免湖廣被

灾秋種凡十六萬有奇 甲寅下巡撫蘇松副都御史

牟侔于錦衣衛獄初侔巡撫山東陳鉞為布政使兩人負氣不相下遂相惡也鉞既為汪直所喜欲修前憾于侔數短之于直直信之會侔議事至京直請執侔下詔獄先是侔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侔迓之九江聯舟竝下所至有司供張頗盛直因謂朝宗有所關說竝下獄詞連僉事吳瑄等十餘人俱逮繫 九月己未命

御史三人捕盜畿南

國朝明史本紀不載見明史稿畿南畿輔以南也是時畿內竝無捕

盜事諸書不見證之憲章錄言甲兵之異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不能得疑即以甲兵之異遣御史密捕借盜為名耳 是月擢嘉興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

使繼宗守嘉興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

莫敢犯時集父老問疾苦爲祛除之大興社學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振興御史孔儒來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爲治有體公但釐剔奸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也儒不能難心銜之瀕行突入府署發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慚而去中官過者索錢于繼宗卽發牒令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莫敢受比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上一日問直朝覲官孰賢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至是秩滿超擢是職數與填守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于上前

毀繼宗上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

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

國三編系繼宗事于是年之九月蓋本實錄按法

傳錄是年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九月以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與三編同他書皆不載今據增河

決開封壞護城堤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上言河南累

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之新城下抵

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而自八角河口抵南

頓則當分導之以散其勢庶可免祥符鄆陵睢陳歸德

之災詔衍酌行之踰年遷榮澤縣治于河北然衍所疏

浚者不久亦壅 冬十月加萬安太子太保尙書余子

俊林聰皆加太子少保王越加太子太保 十二月甲

午免畿內被災秋糧凡二十萬有奇 是歲占城齊亞  
麻弗菴遣使朝貢請封初安南旣執槃羅茶悅立前王  
孫齊亞麻弗菴爲王以國南邊地予之至是請封上遣  
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往封之義等多攜私物行至廣  
東聞齊亞麻弗菴已死其弟古來遣使乞封義等慮空  
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來  
所殺安南以僞敕立其國人提婆苔爲王義等不俟奏  
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得所賂黃金百餘兩又過  
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  
竝上僞敕于朝而安南黎灝方請遣朝使申畫郊圻興

滅繼絕其踞占城如故朝廷知其誕妄亦卒弗能討也

攷墨事見明史占城傳特書其朝貢于十四年明書及憲章錄皆系之是年八月今書于是年之末 土

爾番蘇勒坦阿爾死其子阿哈穆特舊作阿黑麻嗣爲蘇勒

坦遣使來貢甘肅巡撫王濬請乘間納哈商俾復其國  
敕以便宜圖之

明通鑑卷三十四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四

起屠維大淵獻盡  
昭陽單閼凡五年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庚辰免山東被災秋糧辛巳振山東饑 是月加吏部尙書尹旻太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 改王恕以兵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代牟俸也恕參南京軍務考選官屬嚴拒請託同事者咸不悅而錢能歸屢譖訴于上上亦浸厭恕數直言遂有是命尋起致仕薛遠爲南京兵部尙



書吏科都給事中趙侃御史王濬等交章劾遠潛住京師黃緣起用蓋指汪直也不聽 二月庚寅免湖廣被

災稅糧凡二十二萬餘石

國史稿以去歲旱免秋糧而明書憲章錄皆云水災

今仍據明史但書被災云云

壬子免廣東廣肇高雷廉五府逋賦

甲寅詔修開國功臣墓時南京禮部上言國初勲臣

李文忠等十三人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李萼等

以歲久頽壞請修治許之並令無後者置守冢一人明

年復命修取再成墓從其曾孫俊之請也

國史三編實錄

勲臣十三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張得勝丁德興吳禎吳良凡十三

人附記

三月癸未免江西被災秋糧

是月遼東巡

撫陳鉞復以邀功失事激變爲言官所劾上遣汪直偕  
定西侯蔣琬尙書林聰往勘時馬文升自遼東還仍掌  
部事會兵部尙書余子俊亦劾鉞疑出文升傾之益  
急預黑明史本紀系文升下獄于五月諸書皆並記鉞  
激變及直往勘事明書系鉞激變于三月證之明史  
文升本傳亦云是年春蓋文升下獄張本也今據書之夏四月丙午免南畿被

災秋糧凡四十萬有奇 壬子下駙馬都尉馬誠于錦

衣衛獄

預黑諸書不載惟見明史本紀其下獄之  
由亦無可攷疑出自汪直構陷也今據書是

月以方士李孜省爲太常寺丞尋改上林苑副監孜省  
者初爲江西布政司吏愷法受賊旣歷京考得冠帶而  
賊事發褫爲民不敢歸時上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

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邪衰止流品不淆改省改犯贓之吏其資格則刀筆也其情罪則胥靡也太常職司祭祀厥選尤重奈何用此贓賄罪人以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爲言上不得已乃改命之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微許密封奏請改省因與芳等表裏爲奸于亂國事 五月壬戌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于獄汪直故惡文升而庇陳鉞欲卸其罪因奏言文升行事乖方禁互市農器故致邊患然文升在邊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

蔣琬林聰畏直勢不敢異奏皆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銅  
衣衛獄尋與牟倖論謫戍戊辰謫倖戍湖廣鎮遠衛庚  
午文升戍四川重慶衛初倖爲江西按察使治吉安知  
府許聰之獄入同知黃景隆言致死至是巡按御史奏  
劾景隆升任吉安府自十一年至十三年以淹禁凌虐  
故勘人犯至死者凡三百八十七人逮治至京師下獄  
瘐死會倖獄方竟而以前事不爲公論所與故人皆知  
其爲直所陷然無白其寃者踰年卒戍所國朝倖治許  
聰獄見明史  
本傳證之憲章錄黃景隆以上年逮治是年三月死  
獄中正與倖被陷謫戍皆同時事因牽連並記之  
癸酉以牟倖馬文升事中旨責科道官互相容隱緘嘿

明通鑑卷三十一  
三  
不言令自陳狀于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  
澹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各二十時文升謫不  
以罪俸贓證不明俊等畏直勢不敢辯冀以異詞獲免  
卒拜杖去

論曰汪直之勢焰甚矣當其時如戴縉王愷等欲以  
媚直求遷擢者不足論矣若廷之大臣如王越陳鉞  
尹旻輩欲借直以張權勢邀邊功者亦不足論矣至  
如萬安劉吉薛遠之等亦保祿充位之鄙夫固不復  
望其有所論列而如劉珝林聰輩亦一時之錚錚矯  
矯者今據史所記珝能折王越于朝而卒不能持之

于西厥復設之日其後萬安見直寵衰復邀珣奏罷  
之珣辭不與安乃譖之于帝卒與吉排而去之豈非  
授之以瑕乎聰奉使勘文升獄而直稍假之詞色遂  
不敢自樹異同然則史謂其以舊德召用時望益峻  
特据其傳狀中歸美之諛詞耳至于直庇陳鉞聰不  
能爭卒亦不能不爲之惜則甚矣晚蓋之難也

己卯免湖廣河南被災稅糧七十六萬有奇 秋七月

癸酉命汪直行大同宣府邊時宜大填巡官屢以邊警  
報而釋嘉策凌己爲伊斯瑪音所殺部下方內亂實無  
意南侵邊臣欲虛張守禦功以覲賞兵部不知而誤信

之乃有是請上竟命直往所至飾厨傳供張百里外都御史服纓鍵偕其屬伏道左泥首迎謁須過乃敢起至館易服請見膝行起居叱之出乃唯唯退左右索賂不貲各傾帑以應之邊儲爲之一空 八月乙未遣戶部郎中裴慧等七人巡視兩畿山東河南水災 九月四川播州諸蠻復亂初張璠平播州灣溪苗置安甯宣撫使以楊輝之庶長子友爲之所屬天壩干地等砦舊以僻阻棄不問生苗耕其地居之頗相安及立宣撫爛土諸蠻惡其逼遂引齋果等攻圍安甯時輝子愛新襲友告警力不能支求援于川貴二鎮兵部奏請仍起輝再

統兵勦之又敕川貴兵爲助至是齎果復糾合九姓豐  
甯及荔坡賊萬人攻剽愈亟巡撫貴州陳儼請調川湖  
等官軍五萬合貴州兵聽儼節制時貴州總兵官吳經  
綬之兄也與儼合請兵部尙書余子俊曰賊在四川而  
貴州請討是邀功也五萬之師以半年計須軍儲十三  
萬五千石山路險峻輸運之夫須二十七萬衆況天暑  
瘴癘可虞上然之敕責守臣玩寇命填守太監張成及  
經儼等相機勦撫然迄不能靖

致異据憲章錄言是時  
總兵吳經請兵會勦余

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准其奏上不許核與明  
史子俊及四川土司傳所記不合今按錄中又言儼奉  
命相機進止畏經弟綬之勢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  
戮自濫邀功据此則畏綬勢者乃陳儼非子俊也今參



二傳  
書之

陳鉞既傾馬文升復諷汪直請大發兵樹邊功

直言于上遂許之冬十月丁亥命撫甯侯朱永爲靖鹵

將軍充總兵官直監軍鉞參贊軍務是行也王越急功

名私于永諷其薦已督師而鉞以計沮之于直遂有是

命于是越益心艷之 閏月汪直陳鉞等出遼東塞遇

真使六十人誣以窺邊掩殺之焚其廬舍更發墓斲髑

骸以張級數先是直奉使東征余子俊議以自古羈縻

之國不犯邊者毋令驚擾而鉞欲以媚直邀功謂如此

則損威示弱故六十人之死皆以招誘得之自是報復

爲有名矣

夜異朱永汪直東征明史本紀系之十月諸書牽連竝記遂及其掩殺真使事惟憲章錄

分書之是也但錄中所記謂建州貢使四十餘人俱械  
至京師令都察院錦衣衛禁錮之核與明史宦官傳及  
三編目中所載不同今  
仍據明史三編書之  
十一月庚子振河南饑是

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令各  
陳地方利病上惡其紛擾命杖之時湖廣江西撫按官  
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偕同官言歲稔民  
困由有司不職正宜加罪乃復爲之請留如此則人才  
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大典皆從此廢壞矣上從  
其言命吏部禁之攷異王瑞被杖見明史本傳  
憲章錄系之是月今從之十二  
月辛未論東征功進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陞賞者  
二千六百餘人 丙子太白晝見是月戶部尙書楊

鼎禮部尙書鄒幹工部尙書王復俱致仕許之時汪直用事廷臣謀遷擢者嗾科道以災異劾大臣于是鼎等請賜骸骨歸召陳鉞還以功晉戶部尙書張文質禮部尙書劉昭工部尙書免四川江西被災稅糧是冬安南黎灝遣兵八百餘人越雲南蒙自界聲言捕盜築室據居守臣力止之始退灝自破占城志意益廣親督兵九萬開山爲三道攻破哀牢侵老撾復大破之又頒僞敕于車里徵其兵合攻八百爲所敗邊吏守臣以聞上敕廣西布政使檄灝斂兵而灝妄稱未侵老撾且不知八百疆宇何在是時汪直好邊功欲乘間取安南言

于上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兵部郎中劉大夏匿不予

密告尙書余子俊謂邊衅一開生民糜爛子俊悟事得

寢大夏華容人

致異據國史紀聞兩書此事一成化八年言是時朝廷好寶玩有中官迎合上

意欲仿三保太監下西洋故事因至兵部查取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尙書劉大夏任郎中檢舊案匪他處

忠索之不可得云云以下所記與此畧同按此係野史傳聞之異詞而八年任兵尙者確係項忠是年任兵尙

者確係子俊所記亦俱不誤惟西洋與安南事異而證之安南傳則顛倒老搆正在十五年之冬惟大夏傳言

安南敗于老搆所記徵誤蓋安南自侵老搆後徵兵復攻八百据安南本傳所記則敗于八百非敗于老搆也

今据正史竝參明史二傳書之

是歲擢吳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鄖

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

致異此卽鄖陽設撫治之始据原傑傳傑

將還薦道宏自代是道宏撫治鄖陽在十三年三編書于十五年据其擢大理時也是時道宏已任鄖陽撫治

切自景泰末巡撫例加京官銜定授副都僉都御史之  
等此以撫治官秩亞于巡撫故僅授京卿之職撫治之  
加卿銜猶巡撫之起張瓚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  
加都御史銜也  
撫江北諸府

十六年春正月辛卯曉雨水冰 甲午大祀南郊 丁  
酉伊斯瑪音犯延綏詔朱永爲平虜將軍充總兵官禦  
之汪直監其軍改命王越提督軍務越垂涎督師不可  
得會延綏守臣奏寇潛渡河入靖虜越乘機說汪直而  
陳鉞時已內召遂改命越鉞相競云 辛丑免  
南畿被災稅糧 是月遼東寇復內犯擁衆深入雲陽  
清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徇邊將斂兵不出而陳

鉞方內召亦隱匿不以聞于是邊地騷然 兵科給事中孫博奏陳數事末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枝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枝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枝可信反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以爲不諳事體姑宥之而汪直聞事涉西廠怒甚呼博面加詰責時皆爲博危之 二月癸酉免湖廣被災稅糧凡七十五萬有奇 戊寅王越襲寇于威甯海子敗之越偵知敵無犯延緩意河冰方泮移帳威甯欲以計襲之而惡遼東之役永不援已與偕也乃說直奏令永率大軍由南路

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告直以敵帳在威甯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潛行至威甯海子時伊斯瑪音等竝無寇邊意不虞師之猝至也倉卒乘馬避之不及因殺其老弱報首功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至榆林不見敵故無功

攷異明史本紀作戊

寅明史稿作庚辰相差二日耳其事皆據本傳書之

是月逮河間知府滕佐下

獄時中官陳喜以事出河間會歲饑佐率屬分振在外失迎謁倉猝治供具不當意喜怒歸白于上遂逮佐等尋論謫成有差三月戊子以歲歉詔減光祿寺供用

物時京畿山東存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順天北直隸  
山東府縣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  
甯朕重賴吾民供奉玉食于上而吾民有不飽牛菽者  
日當典膳進御興念及此爲之輟食其令被災府縣應  
徵入光祿寺供用量爲減省自今有可恤民之事其議  
以聞 是月王越還論功封威甯伯歲祿千二百石又  
增汪直歲祿至三百石越以文臣受封宜入西班不得  
復領都察院事

國興威甯之提在二月王越受封在三月諸書有系之二月者有系之三月者

皆率連竝記體也證之七卿表越以三月回院封威甯伯則提在二月封在三月明矣今參明史越傳分書之

于是御史許進等請援王驥楊善例仍領都察院事竝



兼督十二團營汪直從中主之制曰可是役也朱永以無功賞不行久之進太子太傅

薛應旂曰王越之逢迎汪直驟取爵位許進等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尙可知矣予謂進以率同官論救強珍爲汪直所怒構之下獄摘進他疏譌字廷杖之幾殆此同時事何前後之不類毋亦與王越有舊而論之獨寬遂同預于頌功之列與不然吾未見此越之賢于彼鉞也

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陳鉞冒功啟變事不問初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卽上書劾鉞鉞恐謀之汪直

以崇之受都指揮庭參不爲禮違制下獄輸贖謫延安  
推官至是珍代其任見汪直與鉞方論功而寇謀大入  
鉞與填守中官韋朗等匿不以聞鉞既召入爲戶部尙  
書朗始上聞珍往巡按得其狀請正鉞等欺罔罪事下  
兵部尙書余子俊覆奏如珍言乃命停鉞等歲祿國典  
劾鉞諸書皆系之是年六月三編據之證之昇州中官  
致珍之奏劾在前吳原之奏劾在後故原奏中已有停  
俸帶罪之語蓋因珍劾後始有此處分也三編目中綜  
其前後故竝王崇之之劾亦牽連記之其實珍之劾在  
四月原之劾在六月紀事本末竝吳原之劾  
系之四月者亦牽連記事體也今分書之 五月免  
河南被災秋糧三十五萬有奇 六月癸丑禁勢家侵  
占民田 是月兵科都給事中吳原復劾陳鉞及總兵

官緹謙填守太監韋朗謂鉞等啟衅昌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今因強珍之劾僅予停俸不免情重法輕請重治之以爲人臣欺罔者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語甚剴切上是之卒置鉞等不問 秋七月甲午倭寇福建 八月辛酉申存恤孤老之令時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近有司疎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無告之民不濡實惠宜敕府尹月再巡視俾惠澤下流毋負朝廷惻瘼至意上俞其請且敕

論天下有司殫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請逮治之是月汪直自遼東還聞強珍劾陳鉞罪銜之會鉞聞直還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繫治珍于御馬監榜掠備至然后奏聞命法司廷鞫皆不敢忤直意坐以奏事不實當輸贖直心未慊降中旨責珍欺罔諭戍遼東而免鉞等所停歲祿且責兵部及言官先賞劾鉞者各停祿三月冬十月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復劾陳鉞停俸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元應等亦言鉞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皆不

報 十一月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

八百石有奇 十二月庚申伊斯瑪音犯大同報威甯

海子之怨也大同填守官告警丙寅命朱永汪直王越

禦之永等師未出己巳大同鎮將范瑾拒之出境

陔異此據

明史本紀月日蓋邊寇自秋入塞至此始命將也明史

韃靼傳言是年之秋諸書有系之九月十月者皆類記

耳 是月潺梧高廉賊起總督兩廣都御史朱英與總

兵官陳政分道擊之再戰俘斬甚眾政平鄉伯懷之孫

也是時廣西田州頭目黃明聚眾爲亂知府岑溥走避

思恩英復調參將馬義率軍捕明明敗走爲恩城知州

岑欽所殺竝族屬誅之傳首軍門英在粵持法無所假

借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劾其專權玩賊潯州知府史  
芳以事見責亦訐英奸貪欺罔按皆無驗上責眷鵠芳  
二官而論英協和共事 是歲擢湖廣布政使何喬新  
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初項忠驅流民過當原傑奉  
招撫至南陽引喬新自助民聞傑至益竄山谷喬新躬  
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遂遷湖廣右布政至是撫山  
西禁邊地軍民出塞伐木捕獸曰此輩苟遇敵必輸情  
求生皆賊導也尋進左副都御史歲饑奏免襍辦及戶  
口鹽鈔十之四 廣東布政使彭韶請罷市舶其畧曰  
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

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畜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造作營繕之費而富強反不及何者以害財之多也文武之煩冗日增宗戚之親疎日衆僧道則寺觀聯翩寶貢則四夷絡驛加以進獻多門供御無紀徵斂煩苛採辦馳騁若不及今撙節一旦更啟它端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耶時中官奉使紛選鎮守顧恒市舶萃脊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詔先後劾奏不避權勢遂爲中官所銜然詔與何喬新同官內外竝有重名一時稱何彭云十七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是月兵部尙書余子

俊以母憂去改陳鉞代之以戶部侍郎翁世資爲本部  
尚書代鉞先是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上以汪直故  
宥之鉞多方構子俊于直會以憂歸得免以方士顧  
玘爲太常寺少卿玘以扶卜術得幸于上遂由傳奉爲  
太常丞至是復晉少卿時李孜省用事玘與趙玉芝凌  
中倚以爲奸玉芝亦善方術因中官高諒進中善書給  
事文華殿皆累擢至太常卿攷黑事見明史宦官傳三編  
據實錄系之正月今從  
之 二月甲寅南京地震鳳陽廬州淮安揚州和州宛  
州及河南州縣同日地震有聲禮部奏言考之傳記地  
動千里有大災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今所動不止



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

關係尤重乞勅有司恤冤抑矜孤寡以弭災異廣儲蓄

以備歲荒修渠堰以防水患從之

明史五行志三編書見

之目中云是月初十日甲寅也是年二月乙巳朔憲章

錄書初十日正甲寅也惟五行志有和州憲章錄則但

云南畿四府三編有和州無淮安二 王戌詔遣官分

覈天下庫藏出納之數 是月免山西太原等府及浙

江杭嘉湖等府被災稅糧凡九十五萬有奇 以禮部

侍郎周洪謨爲本部尙書時張文質以憂去也 方士

顧玘以母喪乞祭誥故事四品官未滿三載無給誥賜

祭者上特予之時吏尙尹旻欲獻媚于玘因請竝賜誥

贈其父未幾玘二子亦以中旨授官上方崇信左道故  
佞倖之徒猝致榮顯如此 王越偕汪直朱永出師大  
同會寇掠邊境追擊至黑石厓斬首百二十餘人獲馬  
七百匹踰月還加越太子太傅永世襲于是越從勲臣  
例改掌都督府事且凱封侯矣 三月辛卯賜王華等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傅陞戴縉爲右都御史  
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乞命大臣迎受職  
方郎中陸容上言獅子爲獸在郊廐不可以爲犧牲在  
乘輿不可以備服馭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尙書周洪  
謨亦言不當遣大臣乃敕內臣往迎之 夏四月庚申

以久旱風蕪救羣臣修省戊辰命法司慎刑獄竝遣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定五年一審例率以丙辛之歲京師內臣審錄以爲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太監行之初成祖始定熱審例決遣輕罪仁宗命閣臣會審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至是罷問臣會審之制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常倍于熱審云

三編質實按明史刑法志成化時會有弟助兄毆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未減尙書陸瑜持不可賜曰同室鬥者被髮纓冠救之況其兄乎瑜不能難卒爲屈法放瑜于成化八年致仕賜于十三年以汪直譖罷斥則憲宗之遣內官會審不自是年始矣特是年始定爲大審之例耳

御批曰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凌夷已非一日但  
熟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  
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會識大典專任宦官廷臣  
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矜疑放遣較常倍  
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  
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  
其所寬者必其通苞苴者也不然必其流離貧賤與  
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讐隙或受囑託而  
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尙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  
矜放爲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癸酉伊斯瑪音犯宣府 五月己亥王越爲平胡將軍

充總兵官汪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禦之比至察將

勇儼等已追之出塞復爲寇所遮死者過半上皆置不

問仍命直越留屯宣府 六月癸亥雨雪行不載三編

蓋據實錄也其目云是月十九日癸亥按是年六月甲辰朔則癸亥當爲二十日疑大小建各異也今但據書

癸亥 秋七月甲戌朔免南畿被災秋糧 丙戌南京大

風雨社稷及太廟殿宇俱摧 甲午詔所在填守總兵

巡撫聽汪直王越節制 己亥雷震郊壇國史三編書之七月其目

云是月二十五日己亥也按是年七月甲戌朔推之十三日爲丙戌亦見三編目中己亥當爲二十六日非二十

十五日疑轉 八月癸亥太白晝見 是月以李孜省寫之誤也

爲右通政上寵孜省欲驟貴之乃命寄俸于通政司仍  
掌上林苑事同官王景惡其奸邪亂政遇之無加禮孜  
省銜之譖之于上左遷景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預  
郊壇分獻上特以命孜省自是廷臣懲景事無敢執奏  
者冬十月壬戌振河南饑又免湖廣被災田租十之  
六是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寺卿自李孜省進後  
方伎僧道無不夤緣中官以冀恩澤一時取中旨授官  
者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躡至卿寺者常恩因中  
官陳喜進導上祀淫祠上爲之動是時嶽鎮海瀆諸祠  
竝置石函周以符篆中藏金書道經一卷雜貯金銀錢

寶石及五穀爲厭勝皆常恩所爲也 十一月戊子取

太倉銀三分之一入內庫初太倉庫之設始于正統七  
年後積至數百萬兩續收者又分老庫中庫之目至是  
以內府供應繁多乃取中庫三分之一以供內庫之用

丁酉江南大雷雨雪 是冬汪直王越以寇退請班  
師不許初陳鉞王越交結直邀邊功遂先後進官膺封  
爵自強珍等發其奸狀于是惡直者指王越陳鉞爲二  
鉞有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于上前爲醉者謾罵狀  
人言駕至設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人但知汪  
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上前人問之則曰吾將兵

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上忻然笑稍稍悟然廷臣尙未敢攻直也有東廠中官尙銘者始因直進附于直直方自威甯還會有盜西內物者上命廠校按之急而銘在東廠捕得之以聞上大喜賚銘甚厚直且怒銘之自以爲功也曰銘敢負我銘聞之懼將傾已謀發直事以先之直初與王越甚昵時或泄禁中語于越後直主陳鉞議用兵遼東言官多以啟釁劾鉞越方傾都察院事不能制也而鉞譖于直謂皆越所嗾者直怒而窘辱越越乃挾前所泄語以抵之直乃沮尋二人意釋交如初顧所泄語頗聞于人銘悉廉得之乘直監軍



在外白于上上始疑直直請班師者再皆不許其還而  
鉞尙未之知也時鉞方長兵部遂復爲直請班師上切  
責鉞于是直越乃大懼已大同總兵孫鉞卒卽命越代  
之而以直總填大同宣府悉召京營將士還取黑直等  
史本傳皆在是年三編統書之五月寇犯是歲復以  
宣府目中以請班師爲是冬事今据之

書諭安南黎灝先是安南侵老撾據占城如故詔諭解  
之不奉命本年之秋滿剌加又以被侵告而占城遣使  
朝貢故王之弟古來奏稱其兄齊亞麻弗菴權國未幾  
遽爾隕沒臣當嗣立不敢自尊仰望天恩賜之册印臣  
國所有土地本二十七處四府一州二十二縣凡三千

五百餘里請特諭交人盡還本國章下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請遣有威望之近臣賜敕諭安南使還侵地會安南貢使方歸卽賜灑敕令毋抗朝命先是安南攻老撾議者恐其內寇詔問兩廣總督朱英處置之宜英奏言彼不過爭甌脫耳諭之當自悔懼上從其言未幾安南果上表謝入貢如故 初遼東貢使之役邊境驛騷會朝鮮入貢舊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尙書議許之郎中劉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回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時有中官何九者其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笞九譖之于上捕大夏繫

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太監懷恩力救乃杖二十  
釋之

十八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庚寅閣臣劉吉以父  
憂奉詔起復吉三疏懇辭而陰屬貴戚萬喜爲之地得  
不允 二月逮沛縣知縣馬時中于獄時太監郭文自  
南京還過沛怒時中供張不時榜掠時中子不勝楚溺  
于河時中赴救之起呼寃文益怒褫時中衣繫以行縣  
民憤甚繞船大呼叱之不退文使家人持兵擊之殺二  
人時中訟于朝而上先人文愬命錦衣衛械時中至京  
尋謫降廣西慶遠府經歷未幾有尙膳監中官齎薦新

節物道出南旺湖辟行舟或避之緩縛其人懸于橋笞  
之死管河通政楊恭以聞命刑部郎中朱守孚往勘守  
孚右中官請治恭等巡河不能禁約之罪上皆勿問

攷

此事諸書皆不載弁州中官考亦  
遺之今據三編增入是年二月下

三月己巳朔振南

直隸饑先是淮揚巡撫張瓚以鳳陽淮安饑請發兩淮  
鹽直五萬振之至是南京給事中劉璣復告南直隸諸  
府州灾詔以淮安倉糧三萬石振鳳陽以蘇松常鎮四  
府歲儲餘米及徐州倉糧一萬石各振其地之民以南  
京常平倉三萬石振應天滁州以揚州鈔關及稅課司  
夏季應征之鈔準貫納米振淮安揚州敕瓚與蘇松巡

撫王恕董其事救甫下而瓚已卒恕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百餘萬口 壬申罷西廠先是汪直王越以久鎮不得還寵日衰于是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未報可閣臣萬安知尙銘譖已行上已浸惡直乃上章極言東廠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廠事出權宜當革從之一時中外欣然 是月陳鉞以罪免時右軍都督馬儀言鉞撫遼東時侵牟帑金交結近侍私役軍官入京訶事擅殺貢使乾沒方物與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御史強珍謫戍其子澍冒功授錦衣千戶亦倚勢爲奸利事下都察院請遣官按治時上已知鉞爲直黨

儀所劾皆實而馬文升諸人之謫雖由鉞等所構實上命也頗惡儀言及之不欲窮其事乃令鉞致仕去調樹于永平衛右所而儀亦南京閒住以張鵬爲兵部尙書鵬自甯夏巡撫召還歷任兵部左右侍郎至是遂晉尙書時守珠池中官韋助乞往來高舉瓊廉會守巡官捕寇鵬執不可上竟許之南北印馬率遣勛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上欲復遣內侍鵬執不可上勉從之後仍如舊制夏四月癸丑哈密故王子哈商舊譯見前卷興師攻哈密復其城初哈商寄居苦峪十年土爾番將伊蘭守哈密城甘肅總兵王璽遣人間諜悉得其

虛實于是哈商糾罕東赤斤二衛得兵一千三百人與其部下兵共萬人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遁走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故土王璽及巡撫王朝遠上其事上喜賜救獎勞朝遠請封哈商爲王且言土爾番已與哈商議和宜乘時安撫取還王母孫女及金印俾隨王母共掌國事哈密國人亦乞封哈商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

甲子免山西被災夏稅凡五十四萬有奇時山西大同等處饑戶部主事汪洪奉命往徵邊儲知其狀請緩徵故有是命已洪又請命山西巡撫何喬新大同巡撫

郭鐘檄所屬振郵從之

攷異此據明史本紀汪洪之請具見三編三月振南畿目中

是月召鉛山知縣張曷爲監察御史曷善治獄所雪  
冤獄至多其令鉛山時邑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訟  
于前令不能決曷至行縣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  
有神巢其顛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曷叱  
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衆懼欲止曷手斧之卒  
仆其樹則二婦人墮焉一卽前所失女也有巫以隱形  
術宣淫邑中曷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竝巫失去曷馳  
縛歸卬巫背鞭之立死乃悉毀諸淫祠殘婦子爲虎所  
噬其母訴于曷曷齋戒檄城隍神期五日必驅虎至縣  
庭聽鞠及期二虎伏庭下曷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



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畀  
婦曰虎抵而子死矣一時政聲聞于朝乃有是命時與  
曷先後以治行稱者有陳綱丁積綱令黔陽縣城當沅  
湘合流敷決壞廬舍網募人採石甃堤千餘丈水不爲  
害南山厓官道數里徑仄甚行者多墮厓死綱積薪燒  
山沃以醢拓徑丈許行者便之綱病民爭籲神願滅己  
算益長官壽遷長沙通判其卒也黔陽長沙並祠祀之  
積爲新會知縣宦者梁芳邑人也時方用事其弟長橫  
于鄉官吏莫敢誰何積捕之繫獄自是權貴屏迹令甲  
民出錢輸官供役日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使甲首出錢

供用日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歲大旱築壇祈雨昕夕伏堂下八日雨大澍而積遂得疾卒士民聚哭于途一姬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長丁公死

吾無以聊生矣然三人者惟曷以最遷陳丁二人竟以

吏終

國興張昺事見本傳諸書皆不載惟三編據實錄書之蓋擢御史之年月也曷爲都御史楷之孫見

明史本傳三編質實則但言曷先世慈谿人後徙鄭不言曷與楷爲祖孫而據陸燾庚己編則曷爲楷之子俟攷至陳綱丁積等同見質實中竝見明史循吏傳今彙著之

五月甲申免山東被

災稅糧

攷墨明史本紀無日史稿書五月甲申今據之

六月壬寅伊斯瑪音

犯延綏都指揮劉甯敗之于塔爾山巡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于天宍梁中甯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

瓜園總兵官許甯敗之于三里塔叅將周璽游擊董升  
等敗之于黑石崖越以調度功益祿五十石方余子俊  
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恃至是寇入犯  
被扼于牆塹不得出遂大衄于是邊人益思子俊功云

國圖明史本紀是月王寅寇犯延綏在直王越調兵禦  
敗之證之三編則以余子俊邊牆之築寇爲所扼故直  
與越因之以邀功也秋七月庚午詔副都御史程宗

今據三編目中書之往雲南勘木邦獄初木邦置宣慰司其所轄有孟密蠻  
婦曩罕弄者卽故木邦宣慰之女嫁于孟密者也故宣  
慰曰罕揲法已卒孫落法嗣于是曩罕弄以尊屬不受  
節制嗾族人與之爭遂以景泰中叛木邦遂宣慰成化

十年侵掠隴川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  
宣慰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益驕蹇不  
服且欲外結交阻逼脅木邦八百諸部至是琮等復以  
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  
邦仇殺竝未侵犯邊境止宜撫諭乃遣宗馳傳與譯者  
序班蘇詮往改異明史本紀不載此據明史稿月日證  
之明史上司傳特書云時成化十八年今  
揭之是月劉吉起復仍入閣南京太常少卿陳音貽書

勸其固辭不悅遂與音有隙 八月癸丑遣使振畿內  
及山東饑 辛酉免河南被災稅糧 是月調王越填  
守延綏以延綏都督同知許甯代填大同時汪直與越

俱留填大同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恐誘直復謀

丙召乃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致異越調延綏明史本傳在寇

退之後紀事本末系之是年八月衛漳淳沱竝溢潰漕

河岸自清平抵天津決口八十六河南霖雨三月漂損

廬舍三十一萬四千二百餘間滄死軍民一萬一千八

百餘人 閏月壬申下倉副使應時用于獄時內府供

用日繁守備分守中官布列天下率以進奉爲名糜帑

納賂動以巨萬計而江西浮梁之景德鎮燒造御用瓷

器尤多且久費不貲時用請罷遣中官卒論謫輸贖時

又有中都留守指揮郭玉亦上言守備中官徇奴隸之

言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請罷勿設上以臨  
濠乃祖宗根本之地特命中官往鎮寄以守備之權循  
祖制也玉何人敢議罷革下巡按御史逮問妄奏之罪  
改異按以上二事諸書皆不載一見  
明史本紀一見三編今據月日增 是月詔天下刑

官毋滯訟時山西巡撫何喬新奏劾按察僉事尙敬劉  
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  
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蓋言慎也今有司乃或瘕厥職推  
鞠不以時凡罪囚應省釋者亦梏拳而久囹圄之一旦  
瘐死是有司殺之也喬新言是其卽治敬源曠官罪自  
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逮治令

天下刑官勤于決讞以副朕意 刑部尙書林聰卒于任自景泰以來論諫之臣聰獨稱首後偕汪直鞠遼東陳鉞獄不能爭時論惜之卒謚莊敏 以刑部侍郎張鑿爲本部尙書 九月庚戌太白晝見 癸亥歲星晝見 冬十月取太倉銀四十萬入內庫 十一月免畿內陝西遼東被災秋糧 十二月庚午御製文華大訓成以教皇太子也書凡二十八卷列綱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上親製文弁其首命詹事彭華中允周經等進講文華殿太子每起立拱聽首輔萬安以爲勞請坐聽華與經不從乃止 是月以書成晉萬安太

子太傅兼華蓋殿大學士劉珣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彭華以下纂修官陞賞有差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二月錄故大理寺丞鍾同次子越爲通政司知事同長子起已錄入國子監授官至是上復念同死于忠義雖已蔭一子未足酬之詔賜越一官竝給同妻羅氏月廩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叅政大夏在兵部久明習故事尙書皆倚重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之者冀大夏一見卒不往吏部議遷太僕卿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



堂豈不甚願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之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卽叅

議官陪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

授是職以政績聞未幾父喪聞赴一宿卽行致罷大夏爲福建叅

政明史本傳系之是年惟大夏方在兵部爲尙書所倚重一旦外遷傳中不言其故檢國史紀聞言大夏不願轉京堂自請外任證之本傳大夏改庶吉士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以此推之福建之任出自大夏自請明矣今

探

三月丙辰免湖廣被災稅糧是月戶部尙書翁

世資致仕召余子俊代之改戴縉南京工部尙書以

副都御史李裕爲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官梁芳有寵

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上  
卽位之初太監李棠等乞開中遼東鹽萬引許之自是  
請者益衆芳前後請兩淮存積餘鹽不下數十萬引皆  
怙寵輒行于是戚畹家人亦有希恩妄乞者計臣不能  
執爭凡所乞中鹽至無算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至是  
中官王鈿復請支河東鹽二萬四千引上始狀其擾曰

祖制內臣無私產矧敢牟利中鹽乃命戶部榜諭禁之

三編質實明史食貨志洪武時定額兩淮歲辦大引鹽  
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所輸邊  
甘肅延綏甯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  
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  
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宣府  
大同蘄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長蘆歲辦大引鹽

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十八萬八百有奇所輸邊宣府大同蔚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河東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入萬引歲輸甯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鹽也存積鹽者正統時從巡撫周忱議以淮浙長蘆鹽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日常股二分收貯于官夏四月癸亥朔太白遇邊警始召商中納謂之存積

畫見

丁丑免河南被災稅糧

五月汪直報大同寇

警請調京軍赴援兵部尙書張鵬以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僉力同心足敷守禦奏止勿遣鵬又言控制邊方必須養精蓄銳于無事之時方能折衝禦侮于有事之日邇來工役頻繁未遑訓練猝有徵發恐不足用乞罷遣歸營停諸襍

役是時盧溝堤岸及京倉通州倉諸役一時並與是春  
又命襄城侯李瑾督軍萬人修大慈恩寺凡團營見軍  
九萬三千四百有奇更番赴工者至五萬二千人故鵬  
言及之會保國公朱永亦以爲言乃罷京倉之役餘令  
趣工速竣卽休舍之然于時團營弊日滋營帥中官習  
以軍士供私役謂之應役市井游販之徒以賂竄名軍  
籍避操憚調率賄將弁祈免謂之買閒而提督守營諸  
官又詭以空名支餉缺伍輒以萬計尋定西侯蔣琬奏  
其狀上命懷恩偕戶尙余子俊閱實之而其弊迄莫能  
革云 六月乙亥調汪直南京御馬監時許甯旣與王

越易鎮至大同以爭坐不協于汪直巡撫郭鏜以聞遂調直南京別遣中官蔡新代填而邊警已屢告矣丁

丑廣西桂林平樂諸徭叛攻城殺將總督朱英會總兵

官平鄉伯陳政分兵十二道擊破之

攷異據明史本紀但云廣西徭今據

朱英傳書之

秋七月辛丑池北小王子犯大同先是謀報

寇至巡撫郭鏜問戰守計于許甯甯皆不應至是小王

子驟率三萬騎大入連營五十里甯既未有備禦猝見

敵至勢方盛不敢撓其鋒乃欲示以持重伺其惰邀擊

之因斂兵城守而令別將劉甯董升軍西山周墾屯懷

仁相犄角癸卯寇縱兵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趣戰使衆

哭于轅門甯猶不聽會有自京師至者服佩頗異守門卒報曰行事校尉來矣甯不得已與郭鏗蔡新等將中軍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新遣部騎馳擊甯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劉甯董升聞中軍失利督衆自守寇圍之數重幾陷發巨礮擊之圍乃解時許甯奔夏米莊鏗新馳入城勢方急會璽自懷仁還兵來援道遇敵乘勝前銳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寇少却久之短兵接璽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壯士擊殺數十人會劉甯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寇乃退而許甯竟掩敗以捷聞 己未授朱永

鎮朔大將軍充總兵官率京軍禦之以蔡新監其軍時  
寇得志長驅入順聖川大掠謀犯宣府劉甯將兵三千  
遇之聚落站西連戰敗之 八月甲子小王子寇宣府  
都督同知周玉將二千人前行巡撫秦紘帥兵繼進至  
白腰山擊敗之指揮曹洪邀擊敗之于西陽河都指揮  
孫成又敗之于七馬房時寇乘勝氣銳甚竟爲玉等所  
挫未幾復至玉伏兵又敗之會朱永至大同復會玉軍  
擊敗之鶉鴿峪而山西巡撫邊鏞參將支玉等亦邀擊  
破之大同西路參將莊鑑復遮其歸路戰于牛心山寇  
遂遁先是諸將失利許甯以下皆被逮惟周璽劉甯轉

敗爲勝而莊鑑以所部無亾失皆論功陞賞有差 乙

丑命戶部侍郎李衍刑部侍郎何喬新巡視邊關時寇

入大同畿內震驚喬新至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厲器

械爲戰守備又獲虜謀知小王子在邊守者多老弱請

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行

攷異巡視邊關明史喬新傳不

載此据本紀月日又證之紀

閩同竝据史稿增入李衍 壬申貶汪直南京奉御

其黨王越戴縉等皆罷黜直既失勢言官劾其八罪一

負恩欺罔二冒功濫殺三侵盜帑金四誣善獎奸五擅

作威福六招納無藉七朋邪亂正八妄開邊釁詔從未

減遂有是謫越以黨直奪誥券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



蔭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竝斥爲民韋瑛前已調萬全衛陳鉞亦先致仕皆不問明年瑛欲邀功希復用誣報衛人劉德興謀不軌覆驗之妄上惡其稔惡誅之而直後竟得良死又有工部侍郎張順亦以媚直得遷至是亦令致仕去一時直黨先後斥逐公論快之而越鉞縉順之等皆進士出身時以爲科名之玷云 九月癸亥明史稿九月丁巳應天鎮江太平甯國廣德量加田租明史刪之今按諸書皆不載而明史食貨賦役志中亦無是年量加田租之事不妖人王臣伏誅時中官進奉知明史稿何據今亦刪去多借購書採藥之名所在騷擾賄賂公行臣以妖術爲內監王敬所信任敬奉使蘇常等府挾臣及百戶王完

等十九人以從所至陵虐官吏矯旨搜括民間珍玩因奪室女縱淫長吏不從者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辭不赴卽令有司捕繫至驛中亂箠之諸生大譁敬奏其抗命下巡按御史逮問巡撫王恕疏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進琵琶捍撥鏤牙合子諸物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又言王敬賫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何期敬動以朝廷爲名需索要求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目下王敬方來太監段

英又至造辦藥材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甯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于松江索銀二千兩王敬又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甯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艘數百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通賣不知又得幾千萬兩至蘇常等府倚勢逼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及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而敬聽伊撥置舳舻相街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留意

于難保之天命割恩于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以告天  
下時常州知府孫仁爲敬誣奏被逮恕抗章救之凡三  
疏劾敬會中官尙銘亦發敬奸狀上乃下敬等獄成其  
黨十九人而棄臣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然以爲敬等  
猶倖免云致異王敬事明史本紀不載三編系之九月  
與明書憲章錄同弇州中官攷則兩載之一  
云九月則尙銘始發其事之月日也一云十一月則王  
恕所劾蓋是時恕凡三疏劾敬又論救孫仁故弇州據  
國史分書之今仍據  
三編統系之九月下

三編發明曰汪直王敬之橫恣甚矣憲宗一旦譴斥  
時共快之然商輅發直之奸甫踰月而直復用王恕  
論敬之罪至三疏而敬自如特以尙銘一言譖訴乃

始貶直而下敬于獄則憲宗之譴斥宦官者仍以信  
任宦官直敬貶而尙銘用事銘固直敬之類也厥後  
梁芳之廢以蔣琮劉瑾之誅以張永亦皆其類之自  
相傾軋而非在上者果能察其亂政務決去之此明  
世宦官之禍所以蔓延而不可圖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裕以汪直既敗偕副都御史屠滸  
請雪諸忤直得罪者上以事已處分惡其紛擾各停俸  
半年尋復馬文升強珍官 召廣東舉人陳獻章獻章  
舉正統中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歸築陽  
春臺靜坐其中其學以靜中養出端倪爲指要卽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也久之游太學祭酒邢讓重之言于朝以爲楊龜山復出由是名藉甚京師朱英彭韶交章薦之至京令就試辭疾不赴乞放歸田里就醫奉母乃授翰林院檢討歸 江夏僧繼曉以祕術因中官梁芳進封國師至是爲其母朱氏乞旌許之朱本娼家女也詔不必勘覈遽旌其門 冬十月壬申召朱永還永之復將也以王越汪直已得罪至則會周玉李瑛等擊敗之歸仍督團營或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尋手敕加太傅太子太師 十二月始罷傳奉官先是陝西巡撫鄭時上言傳奉之官日益冗濫因首劾中

官梁芳及其引用之李孜省僧繼曉等上不憚譴降貴州參政陝西人哭送如失父母上微聞其事頗悔悟至是吏科都給事中王瑞倡同官上言爵賞天下公器自非功德才能難以弋獲近年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降徧及吏胥武階蔭襲下逮白丁或選期未至超越官資或外任襍流驟遷京職以至厩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乞斷自宸衷悉予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言傳奉各官至于末流賤伎妥厠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臣有未識一丁武階亦未挾一矢白徒驟貴間歲頻遷或父子竝

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匪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上得疏爲之動居三日貶李孜省一秩凌中等十二人皆罷黜朝野稱快然上特借以塞中外之望卒亦不罪芳也 是歲調廣東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時太監梁芳之弟錦衣千戶海在雷廉私採禽鳥以進貢爲名官民被擾韶奏劾觸芳怒遂有是調廣州父老皆涕泣送之